

東
湖
叢
記

東湖叢記卷四

海昌蔣光煦生沐

松桂堂帖

宋刻米海嶽書有紹興米帖羣玉堂帖英光堂帖世皆不多見從未有言及松桂堂者余於六舟上人所獲英光殘帖後有相義錄其文不見於寶真齋法書贊且行次較異後有跋云右相義錄先南宮之所撰次者因得墨本於匡廬好古君子之家載觀筆勢挽萬牛氣概凌九秋英誼凜如裊貶森嚴真一代之春秋也巨公謹跋亦僅知巨公爲南宮後人不知爲何帖也案復初齋文集所載英光堂帖內有巨公跋數帖亦謂別是一刻及觀張叔未丈所藏米帖簽爲涿州馮相國

所題直云松桂堂帖後亦有巨公跋云歲在戊申備員廬山
倉掾適逢艱歉不雨者三月政懷憂國之心一日文簡曹公
再世孫尊民出示先南宮禱雨靈驗詩墨跡百拜敬觀愈增
感慨因念南宮仙去遺翰多上中秘其散落人間者又不知
其幾今塔下一詩豈非佛力護持而不爲六丁取去耶尊民
知寶是編斯亦九原之幸也會孫巨公鑒定謹跋因礮石松
桂堂與好事君子共之時菊節後五日乃悟巨公所跋諸帖
皆松桂堂也張藏之帖後歸嘉善程別駕文榮其所著南村
帖考中詳言之程宦金陵癸丑之春程殉難焉此帖想已灰
飛煙滅矣思之可勝浩歎

相義錄

義者士所舍也世治道隆上下宅義先王之澤至于海隅
匹夫匹婦莫不知之猶人之寒必絮暑必絺處必棟宇陰
陽和而四肢適其命不夭無足怪者若夫時昧道降先王
之澤竭士去其常舍相求利而不止天下大化以趣向擇
利爲風故臣謀君子悖父士責友拖紳襲冕之下化爲豺
犬蕭牆衽席之上起爲寇仇方是時有一介士疑疑不流
受命忘身者則一世失舍之人視之反若寒絺暑絮布席
于野四肢遭厲而死亡立至也然而士知舍之安雖誘之
以封爵之以刃奮身不顧視鼎鑊如華堂麗室使一時桀
暴逆虜降殘斂兇顧之而不敢逼至于千百年涉殘編味
遺事者猶目察眦髮指冠宛如面目相對觀其大充塞于

天地之間耳不賁哉余閱史感房叔安之義於是錄亂亡之間上下以義相舍者著相義錄有所不錄以俟後世知我者辛酉八月吉日襄陽米芾元章敘

房叔安字子仁清河人也爲口元邈青州長史齊高帝鎮淮陰宋明帝疑之齊高乃北通魏遺書結元邈以自固元邈問叔安安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今公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弃之三齊之士甯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乃遣叔安詣闕發其謀齊高邀執索章安叔答曰寡君使章上天子不上將軍僕所言利國家不利將軍不須置問齊高壯其義遣去荀伯玉勸殺之齊高曰人各爲其口昇明同時至

方伯封侯竟以功中齊高開驃騎府補元邁司馬甚懼齊
高益加敬齊興用元邁兄弟名始終叔安時爲益州司馬
甯蜀太守帝懷其忠正不撓褒加前將官後卒官帝歎曰
叔安節義求之古人恨不早至方伯子長瑜亦有行義任
爲州從事

韓係伯襄陽民事父母口孝謹稱其俗種桑於田界係伯
以枝所蔭損人苗乃徙界北數尺種桑鄰人遂侵田之又
爲徙數尺別種久之慙服還所侵地親拜謝之朝廷聞之
蠲其役表其閭鄉里化服以壽終

李世勣爲唐守黎陽竇建德破之釋不問復使守黎陽已
而世勣自拔歸吏白誅其父建德嘉其執義賞而不誅

王軌爲唐守滑州其奴弑之以其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賞之廢教將焉用斬奴返軌首

米曰建德隋唐劇賊口口口之正益知義之足以感人嗟乎吾讀史至此爲垂紳之士三歎

盛彥師宋州口城人爲唐宋州刺史徐圓朗反爲安撫大使戰敗獲之賊使作書招其弟舉城叛彥師援筆乃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禽誓死報國若善侍老母勿以我爲念圓朗歎曰將軍義士也終不敢害

王成字義君南鄭人少師事太尉李固梁冀欲害固策免知不免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燮年十二姊文姬嫁同郡趙伯英有賢智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積德累仁

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二兄
遣書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
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曰諾乃將燮泛江東下
入徐州燮姓名爲□家保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
來燮作閑卽受書酒家□□妻以女十餘年間冀誅大赦
求大臣寃死者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厚遣之
皆不受成遂名立而絕迹不仕燮後爲河南尹及成卒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以祠焉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
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學者執經
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漢末黃巾賊起過其境相約

不得犯孫先生舍辟召皆不應以德義自守終于家

此帖較英光堂本略高其殘闕數字亦有原石本無者非盡搨工遺失及後來損壞紙本也

懷仁集聖教序

聖教序碑斷文漸闊鋒穎芒鍛俱無不獨紛紜何以慈出等字也碑斷時代則曹秋嶽侍郎謂在紹興二年王虛舟吏部謂在宋南渡後何義門太史謂在明天順中楊大瓢山人謂在嘉靖乙卯然楊後亦自知其非其大瓢偶筆云聖教碑斷時代曹秋岳謂在宋紹興二年至王敬美謂在元末國初何杞瞻云在明成宏間余向以爲斷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說之非蓋乙卯爲嘉靖二年而敬

美生于其時如果是時新斷不應有元末國初之語所謂疑以傳疑者也

周虢季盤匱尊釋文

此盤爲吉金最鉅之品聞以盛芻秣飼馬遇識古者收之其

出土尙在道光十餘年間也嘉興徐籀莊文

同柏

有釋文云

銘文八行行十三字又合三重文四凡一百十一字獲古文維薄伐玁狁與詩六月同

文搏薄古今字嚴玁狁省狁旁隹象犬頭尾四足形噉古文馘

从口糸號省聲𠂔𠂔卽桓桓或古文俄讀若俘俄从垂會意

俘者頃頭頓首之象竹書紀年厲王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

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

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當時玁狁荆

蠻相爲倚伏故詩采芑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而是銘亦云
薄伐玁狁用政蠻方也宣榭宣王廟號季子白蓋幽王以後
人

惟十三年正月初吉丁亥號季子

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庸武于戎功

經維四方薄伐玁狁于洛之陽折

首晉執馘卒是以先行榭子白獻

俘于王孔嘉子白芟王格周廟宣

榭爰鄉王曰伯父孔顯有光王賜

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

賜用戍用政蠻方王孫萬年無疆

又周夷尊釋文云夷古文夷古文夷从兩自此从兩白白與
自同又字从大此从夫夷又與郝通說文夷盛也此燕召公
名讀若郝王成王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
召康公從三十三年王游於荅阿召康公從銘云汝南知爲
十九年事汝水在周禮職方氏豫州域據前漢書地理志
酈氏水經注汝水出宏農郡盧氏縣還歸山東至南陽郡魯
陽縣大孟山又東至河南郡梁縣天息山又東南至汝南郡
定陵縣高陵山又東南至原鹿縣入淮凡過郡四行千三百
四十里汝南汝水之南以漢志汝南郡證之平輿故沈國陽
安故道國吳房故房國南頓故頓國汝陰故胡國新蔡故呂
國新息故息國思期故蔣國西平故柏國弋陽故黃國上蔡

故蔡國項故項國安陽故江國皆其地貨从攸从貝當是古

優字讀如優賢揚厯之優

鄭氏古文尙書盤庚下

𠂔从貝从史史氏音

同當是古𠂔字𠂔从厶从糸厶古所字今作斥斥義近責从糸當是績字讀爲績爾疋釋貝小者績餘𠂔黃白文銘云優𠂔績謂以貝厚禮之與他器云錫貝五朋錫貝十朋同書盤庚具乃貝玉古者貨貝與玉並重故卽以賞貝作廟器也公日辛召公父詩甘棠箋召伯姬姓陸氏音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無燕未知士安之言何據是銘又可互證日辛字商人以生日爲字史記索隱皇甫謐云微字上甲以甲日生也譙周謂死稱廟主白虎通謂殷以生日名其

子皆非是人執策在車上御車之象銘此者紀從王巡狩事
次著子事父之義禮曲禮疏御謂主事官有世功故有御事
之因是也

𦔻夷從王女汝南簣優

𦔻賦編簣用作公日

辛寶彝人執策形車形

琢硯名手

國朝曲阜孔

尙任

錄其所藏金石書畫古玩等爲一編題曰

享金簿中載金殿揚者琢硯名手供奉內廷製松花石硯

甚夥石出遼東松花江較綠豆端色尤蒨潤云余所見平湖

高文恪硯旁鐫松花江石四字或出殿揚之所製耶又康熙

雍正間吳門有顧二孃者工琢硯黃莘田任贈以詩云一寸

千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

自注顧家於專諸舊里

如何軋軋鳴機

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余所見顧製之研有吳門顧二孃造篆

書款錢嶼沙方伯

詩

澄碧齋硯譜云吳門顧大家工於製硯

技妙入神時閩中林黃諸公以風雅爭雄各抱研癖而莘田

曾任高要令端溪卽其所轄得石最多特爲延致出其所積

盡付磨礪四十年來匪但老成凋謝并莘田十研亦零落殆

盡不知所之矣又云製研名手夙推吳門顧大家余生也晚

不及見其人平生所遇者淮陰魏氏金壇王氏王爲罕皆前

輩後裔閩中薛氏董氏林氏皆顧門下士也譜中新製多出

其手

案愚谷文存載旌德呂建侯亦琢研名手

高唐州殘碑

吾邑吳槎客先生璠所著尖陽叢筆有云高唐州治庭中有石在堦下偶歲大疫獄囚赴讞者跪此石上疫良已他囚爭求跪之皆驗既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異之命發石蓋古碑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缺可辨者數字今錄于左石高二尺六寸闊一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亭先生在州時曾拓之凡五行

口是口南口口口口

第一行

口口絕口口后口口

第二行

口口秩都口口口口

第三行

神口口口口見功譽

第四行

口元口口口口口口

第五行

歙硯

尖陽叢筆載元人江光啟送姪濟舟售硯序云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子長城里因以爲硯自是歙硯聞天下其山爲羊關嶺之巘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產硯石其一曰緊足坑次曰羅文坑舊坑曰又次曰莊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歧爲三曰泥漿棗心綠石去舊坑才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沂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剔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剔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

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漫處爲羅紋故吾鄉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爲浪出外爲絲愈外爲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吐絲甚奇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視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華吐出光彩以爲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盡山頽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堆鑿之餘隨湍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殘珪斷壁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硯者率求端方

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取他山頑黝滑枯植燥而有
絲紋之石銜于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真石卒不售三衢絲
石黑而頑南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
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爲詳舊坑在雙溪時
已墮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墮而石盡時獨緊足頗有
大石今至疑有脫誤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墮聲如雷隔溪屋瓦
皆驚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緊足石剝鑿已盡予不之
信至是果然案近日歛硯竟不復出佳者讀此文知元時已
然何況今日耶

孟蜀書範

新篁張叔未丈藏有古銅一片上楷書反刻易奇而法詩正

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十六字凡四行四字爲一行未翁
題爲書范有自跋云此初刊書時鑿銅爲式以頒示匠者之
物也案韓文始鐫于孟蜀今本春秋二句在前此與今異蓋
易詩故不當後春秋左傳也惜不得歐陽書後本作一佐證
鮑丈以文審定爲書范亦猶泉范之名始見於曝書亭集也
吳江翁海琛廣平寓書於余引蔡練江澂所著雞窗叢談內
書范一則謂是宋乾德時物余謂蔡說爲是范作一左證則
可若斷定時地當以宋學正葆淳題作蜀槧韓文范爲正墨
板始於唐末板本文選益州始有歐陽子書少時所得于州
南李氏之韓集後云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行
本則此爲孟蜀勅刊韓集時鑿銅爲式可知也

上海趙司農
秉冲藏有鏡

范氏范皆金石中少見之品余亦藏有弩范爲未翁所品題者

龍簡文說

春秋列國兩漢諸王皆奉正朔而各自紀元厥後國勢分裂強臣叛命遂有更朔建號等事或者乃以吳越稱元爲非分不知五季時中原篡奪如弈棋諸方竊據如蜂起而武肅獨能破巢滅董保障二浙一十四州民命數百萬卒以納土歸宋又使生靈不受兵燹之厄其功誠終古不朽訾議云何哉且其建元之故亦嘗詳考碑錄乎蓋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年中奉篡號者三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亡次年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載五年王

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五年以唐亡故不用梁開平乾化等

號案吳越又有真聖觀碑崇福廟記署開平二年碑錄不載而廣潤龍王廟碑則稱梁貞

明二年丙子臨安崇覺院開山碑又功臣禪院記同登聖寺摩厓稱龍德元年

辛巳上宮詩稱三年癸未良以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亡

次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建元寶大若冷泉亭記載

寶大元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載二年乙酉東陽縣觀音寺銅鐘衢州司馬

墓誌又水月寺幢載寶正元年丙戌招賢寺幢載二年丁亥

浚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年辛卯寶石山落星石制書同羅隱記文有

或登秀而層排巨石或岩巉而朝揖眾山之句又新建靈德王廟碑在武康風山推知寶大建元在

甲申寶正改元在丙戌至六年辛卯寶八年以梁亡亦不用

後唐同光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後唐長興三

年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於故國淪亡強臣篡弒之會別
具忠愛纏綿未忍遽舍之至意雖晉吳天祐岐蜀天復遵用唐號
而或亡或僭一節不終在歐史固失采其事卽順伯亦未究
其心今立堂錢君爲武肅裔孫出所藏寶正三年戊子太湖
龍簡告文見示此大可以裨碑闕者比年讀史見歐公文筆
太簡謬處殊多不能表章吳越始終節鎮忠君愛民之事因
藉此簡年確疏天寶寶大建號之由以證之此彭雲楣先生
所以有新五代史補正之作阮芸臺中丞詒經精舍亦以命
題鄙著歐史補正議中曾將此簡載入而流傳本反改寶正
爲天成非也見禮耕堂叢說

禮耕叢說云上章渚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
畫之峻潔烏絲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
藏本不敢假僅取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復出以
見示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知爲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
去繹其諱令定爲 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
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爲汲古寫樣無疑閑閑諸古體本諸
離騷參以莊列荀楊極似坡谷而雜入于佛老歸潛志云公
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間
道錄禪偈徵引錯出何耶諸史論亦平平無奇遺山云公文
長于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不概于心者惟游華
山詩爲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爲欽叔百官詔之藍

本想見當日游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爲科律如此再考古

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尙有悠然臺味真菴二目

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日省齋銘

遺山跋 弔

楊善淵詩

續夷堅志

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于堂而

子思子傳學庸獨不得配云云案禮志大定中始遷孟對顏

至曾子絕無升配事良係胥手倒寫曾子二字之誤又据次

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銘而已今錄呈可精寫

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削字補字約及二百惜案頭無他書

可證挂漏不免耳案滢水集藏書志載何義門學士手校本

凡二十卷何云按墓誌及中州集皆言前後三十卷則尙有

後集十卷今北研所載劉疎雨藏汲古閣本不言卷數而余

所藏曹倦圃侍郎家鈔本亦二十卷板心有樵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檢有日省齋銘其餘所缺正同又案曹本卷首楊雲翼序云趙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與藏書志所志亦同而第二十卷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有一跋云閑閑題此帖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觀其所言原無所謂避忌也至論禪亦深有所得也矣豈以元章自况歟公以辛卯後之一歲壬辰年五月十有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人家玩跋語當亦是金元間人決非後人所加惜不得劉何二本一證之

歸田類稿

元刊本歸田類稿二十八卷二張

養浩

撰前有字元魯文公

辨序云三十八卷與本書不合張氏藏書志所載亦二十八
 卷又言卷末有畫像記畫像贊及神道碑銘祠堂碑銘與此
 本亦合惟此本又有余觀畫像贊云華不注山有名賢焉高
 標玉立雅操冰堅行超乎孝友之仲志卓乎博望之騫敬直
 乎內而所養者大義方於外而所施者全是宜著立朝之偉
 節吐格君之讜言倡道德以敦俗垂文章之正傳補過盡忠
 見幾明決難進易退投閑引年翫習池之雲錦詠謝墅之風
 煙綠野之堂獨樂之園嬋二美以自足曠千載而比肩帝曰
 噫嘻西土顛連煩強起以臥治布德音而誕宣隨車致雨草
 奏箋天幸鮒轍□□□□□□□□□□□□□□□□□□□□
 □□風馬陟降後先嗟夫今而復見斯人與何幸還淳乎治

古之前士而有志斯世與庶幾服膺乎忠告之編則景行高山之仰止殆儀刑風采之凜然至正丁酉仲夏朔旦後學岳陽余觀拜手敬贊又林泉生贊云神範端莊和若春陽中秉直剛嚴若秋霜仕止有道進退可法恭惟大雅允矣明哲後學林泉生拜案千頃堂書目補元人集部有林泉生贊是集二十卷注云字清源福州永福人天歷二年進士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盧氏補金藝文志說

亭林先生嘗言明人著書無非盜竊金源著述遭此龍漢一劫真不幸也余雜興書籍詩注曾從諸書採輯約及二百種間取文淵閣目核之所藏不及四之一歎爲竊盜之餘殘缺已甚擬作金文目一則以稍存梗概嗣以底本焚去未能也

今初菴出其所藏抱經學士四朝藝文補志屬余校之因取
詩注依類補入凡得百餘種及平邊三住崑崙坡軒等誤凡
訂數十字至楊之美之象數雜說趙閑閑之老子集解張鉉
之韋齋集張潔古之珍珠囊各有小辨稍加是正若王百一
汝南遺事一書蓋與元裕之壬辰雜編楊煥然天興近鑑並
紀金末時事本志乃類入地理豈以主奔亡不暇而遐說懸
瓠郡載耶惟金源爲宋人僞書所誣數百年來謬誤流傳都
視爲虎狼之國凶暴不可近不知天會皇統開于前大定明
昌踵于後文治彬彬人才蔚起在朝在野各有著述彼其人
俱苦心孤詣成茲小品或傳都市或藏家塾自幸可以名世
雖所製未必盡善要不從剽賊中來其英光畸氣不可泯沒

者固在曾未百年而文淵一厄蕩爲烏有自中州選外爲遺
山所汰如白寓齋曹聽翁輩固已隻字不存卽宋潛溪所舉
殷樊之周仲善等亦一詩不見雖以抱經學士及辛楣宮詹
學業宏見聞博畢力搜采終于不可多得顧余鄙識所見者
金源一隅耳他可知矣徒令諸書如虎豹一尊僅留名集于
天壤間故金目之說實有痛心焉者博雅好古如訥菴當必
有同慨者乎似聞君家多祕籍校閱之下若更將金源及宋
遼元諸家兼爲補正尤四朝不幸中之幸也余雖老敢不執
簡以從見禮耕堂叢說

先憂集

國朝仁和陳

芳生

著先憂集五十七卷其捕蝗考一卷已錄

入 四庫全書今刊本日少爰鈔其敘目以諗留心民瘼者
先憂集者輯古來荒政書爲後世備荒者法也芳生生於崇
正壬午時天下奇荒析骸易子隨地而有國家由是多故而
芳生所居千塾村煙火千門至是僅三百焉蓋由承平日久
自宰輔以至庶人俱不知荒政爲何事一旦無年遂悲鴻雁
使其中有一二人取周官聚萬民者而蚤圖之何至輾轉流
離莫知所振哉今天下無事含哺鼓腹之風可以坐致而忽
有人者切切焉惟荒政是議得無犯杞人之譏乎然而九年
水七年旱堯湯亦不能免事至而圖之何如早爲之所且芳
生固生長于憂患之中者也敢謂豐年可常恃乎范文正曰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誦斯二言留心世道者

能以平居無事而不念之哉康熙甲子五月望日陳芳生識
總理荒政第一務本第二節用第三田制第四水利第五常
平倉第六義倉第七社倉第八保甲第九酒禁第十原荒第
十一占候第十二預防第十三廣樹藝第十四修省第十五
祈禱第十六捕蝗第十七急上聞第十八罰蔽災第十九檢
踏第二十籍戶口第二十一撫流民第二十二慈幼第二十
三贖賣子附遣使第二十四任人第二十五假便宜第二十
六犯專擅第二十七留上供第二十八弛山澤之禁第二十
九蠲租第三十改折第三十一官糴第三十二通商第三十
三無抑價第三十四無遏糴第三十五揭販之禁第三十六
稱貸第三十七通有無第三十八勸分第三十九減私租第

四十納粟第四十一度僧附贖罪第四十二緩刑附賑粥第
四十三賑濟第四十四賑鄉僻第四十五罰侵欺第四十六
興工作第四十七弭盜賊第四十八救荒本草第四十九辟
穀方第五十治疾疫第五十一恤死第五十二耕牛第五十
三慮後第五十四不恤荒之戒第五十五養濟院第五十六
荒政餘論第五十七

湯鄰初曹廉讓

同里曹桐石徵士

宗載

紫峽文獻錄云湯煥字鄰初嘉靖乙

卯舉人嘗手摹褚河南千文二石其戚徐李二生各得其一

徐石後歸朱竹垞檢討李石聞在海鹽云

案江陰志云湯煥字堯文隆慶庚午

舉人爲江陰教諭後徵爲翰林待詔轉郡丞吳越間比之文
待詔焉詹氏小辨云湯煥書楷學虞行學趙草學懷素至入

能品番禺方恆奉樣坪詩
話云湯煥著有書指二卷
桐石之曾叔祖廉讓先生
三才藏

弄金石法帖書畫最夥余所見宋拓黃庭經捨宅誓願文
張

鐵捨宅爲寺有發願文集
米元章書爲之見容臺集
有廉讓先生題識惜鬻古者寥寥

攜去不及錄其文爲憾後得見宋拓晉唐小楷四種後有跋

語亟鈔之以存鄉先輩賞鑒之跡跋云憶丙子客都下同西

溟悔餘澹遠每至廟市定得書畫碑刻幾種輒互相鑒賞距

今十餘年來古蹟散落友朋間闊興致索然昨偶至慈仁觀

得此小楷四種尙堪展玩是蚤同年徐壇長攜示姜壽舊藏

十七帖古意盎然益增今昔之感時丙戌夏杪廉讓題於山

靜日長之寓齋
今曹氏後人尙存大觀帖石數
十出缺失尾石不知何人所摹

敬日草

明大學士晉江蔣公

德璟

敬日草余所藏本秀水朱氏潛采

堂鈔本也有奉旨與工部議周尺咨文一首云看得周尺之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漢書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一黍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爾雅云秬黑黍也顏師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後周時牛宏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其色至烏其形圓重唐禮樂志曰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宋寶鑑司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黨黍十黍爲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大禹聲爲律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卽周尺也有用璧羨者考工記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蓋璧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
十寸八寸皆爲尺也有用粟粟者粟禾穗芒也淮南子云律
數十二故十二粟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是也有用蠶絲者
孫子算術云蠶吐絲爲忽自絲毫釐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
馬尾者易緯以十馬尾爲分是也臣等詳考之竊謂人指則
長短不同璧羨則古璧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秒
忽亦難辨惟累黍之法爲正而又有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
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者又有謂歲有豐歉地有肥磽累黍較
驗亦復不齊者故前代製尺非特用累黍尺必求古器以雜
較焉如後周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度量衡晉荀勗取古物七
品以勗尺推較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宋高若訥用漢貨泉

度尺寸司馬光用上黨黍與淳化錢一文長一寸爲准因定周尺如今木工尺七寸五分而弱此古今求周尺之概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十有五種第一種卽周尺與西漢劉歆銅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沖之銅尺皆合今去古旣遠欲求確據惟高皇帝時命宋濂冷謙等所定樂律及劉基等所定欽天監晷景可憑而晷景尤其顯者宋和峴用西京銅望臬卽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測天度數不爽況其它乎先臣唐順之云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守敬精於律歷決非苟作嘗取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爲九寸與表尺果合於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它

求矣抑本部又有說焉高皇帝創制垂法貽謀萬世當時製
爲鎮圭定按周尺則率經舊章莫若以鎮圭之尺爲圭若欲
別造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屬兼求真黍參互考定
非可懸虛臆決也崇正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工部據以回奏
奉聖旨旣說周尺卽周鎮尺著照鎮圭式造尺進覽環按京
尺甚長因請御前尺及鎮圭與郭守敬觀星臺銅臬親較之
御前尺比京尺止六寸鎮圭尺二寸比京尺止七寸三分欽
天監日晷表尺比京尺止七寸二分遂以鎮圭尺爲定云

歷代尺考文
長不及備錄

曹真碑

道光癸卯西安南門外農民耕田得一碑上下俱殘闕徐星

伯太守

松

辨爲魏曹真碑有跋云檢三國志知是魏曹真碑

也史稱真爲太祖族子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碑云
侍坐公子將蘇同生又云口爲周輔東平峨峨雖比以周漢
懿親而詞特隱約蓋真本秦氏子養於曹氏不得顯言之碑
云公使持節鎮西將軍遂牧我州據傳文帝卽王位以真爲
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碑下文有離州字是作
碑者爲雍州人則此曰我州者雍州也碑云張掖張進又云
羌胡誑之妖道公張羅設穽陷之坑网卽傳所謂張進等反
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也張進反事又見魏志蘇
則閭溫二傳陷之坑网足資互證傳云黃初三年以真爲上
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尙等征孫權擊

牛渚屯破之按吳志朱然傳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往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土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郃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少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謀爲內應事覺然戮泰尙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碑云徵公拜上軍大將軍又言奮雷霆於朱然是其事矣碑又云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此太和二年孔明出兵祁山敗於街亭事傳云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

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詣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碑所謂公斬其造意顯有忠義原與脅口又云立化柔嘉百姓恃戴若邛陽春皆楊條出降平三郡事惟陸議事無可考太和二年紀云曹休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不言與真戰碑言口冬霜於陸議可以補傳之闕真卒於太和五年二月此碑之作當在其時魏世貞石於黃初諸碑外增此一種亦希世之珍矣

上之後陳氏有齊國當愍王時宋并與行爲基長以清慎爲限交以親仁爲上仕以忠謹行中騎夫石間豫侍坐

公子將蘇同生使少長有三行眾公使持節鎮西將軍遂牧

我州張掖張進四行羌胡誑之妖道公張羅設筭陷之坑网

十五行公不能於是徵公拜上軍大將軍擁六行轂節鉞如

故七行行蜀口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授八行援於賊

公斬與造意顯有忠義原與脅九行曰約立化柔嘉百姓恃

戴龍邛陽春殊十行冬霜於陸議奮雷霆於朱然屠口賊於

十一行績家有注記豈我末臣所敢備載十二行兵如何勿

旌一命而俯宋孔之敬十三行從俗以柱瀼不恣世以違憲

寬十四行嗟悼羣鴛哀酸賄賄之贈禮十五行冀令趙護太尉

掾嚴武離州十六行岳登華岱鑽立石示後嗣十七行上爲周

輔東平峨峨作漢十八行毛杖鉞牧我陝西威同霜十九行年

弄爰立碑作頌萬載不行二十

碑陰

關上定皇甫口方忠

州民中郎口馬關下

關上丕孚泰東

州民中郎北地衙前

關下

關上翊山泰伯謀

州民中郎京兆郭允

關下

關上季超

州民中郎安定胡牧

關下

關上珍仲儉

州民中郎隴西辛纘

關下

關上詳元衡

州民秦國長史馮翊

關下

關上侯安定梁瑋稚才

州民護羌長史安定

關下

關上郎北地梁幾彥章

州民西郡長史安定

關下

關上隴西彭紉士蒲

州民下辨長天水趙

關下

上關 安定皇甫聲季雍

州民廣至長安定胡主

上關 尉北地謝述祖然

州民循武長京兆郭注

上關 代公時

州民武安長京兆趙欽

上關 風竺誼公達

州民王門長京兆宗恢

上關 地傅均休平

州民小平農都尉安定

上關 騎都尉西鄉侯京兆張緝敬仲

州民曲沃農都尉京兆士

上關 司馬馬翊李翼國祐

州民郎中扶風姜潛公隱

上關 農丞北地傅信子思

州民郎中安定皇甫隆始

上關 空茂材北地傅芬蘭石

州民郎中馮翊王濟文雍

上關 將軍司馬安定席觀仲厯

州民郎中京兆尹夏休和

上關 尉主簿中郎天水姜兆元龜

州民郎中天水尹輦叔轅

上將軍馮翊李先彥進 州民郎中安定胡廣宣禮

上督廣武亭侯南安龐孚山奉 州民郎中安定楊宗初伯

上尉參戰事郎中京兆韓汜德循 州民玉門侯京兆鄔靖幼

上領司金丞扶風韋曷巨文 州民騎副督天水古成凱伯

上前典虞令安定王嘉公惠 州民雍州部從事天水梁苗

民京令京兆趙審安偉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皇甫

民臨濟令扶風士孫秋鄉伯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梁馥

民郿令隴西李溫士恭 州民雍州從事天水孫承季

民北平令安定皇甫肇幼載 州民雍州從事京兆蕭儀公

民中 夫 關 州民雍州書 左 口定 關

馬二槎藏書

吾鄉陳仲魚徵君續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藏上
舍余中表行也時得借觀其吟香仙館書目多世所未見之
本有宋本漢書晉書因以漢晉名其齋晉書爲天籟閣故物
有王弼州手鈔補闕之卷真書林瓊寶也余曾假得劉子注
十卷後有各跋錄之以見珍秘晁氏讀書志云齊劉晝孔昭
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薄俗
或以爲劉勰或以爲劉孝標未知孰是庚午巳月晦日葉子
寅讀識此書丁丑冬得之梅花館越宿卽取去庚辰秋再見
之南樓如逢故人亟攜之歸內鈔錄多誤朱筆已較正至劉
子姓氏南陽先生雖言之而終無的據當以俟知者世無刻
本可勿珍諸康熙庚寅中秋十八日許心展識舊鈔本前葉

有此二跋後跋旁注云辛卯夏五月十日晨窗見太翁外舅
圖記此冊有外舅圖記內子補印圖記云云葉跋下有葉子
印春玉圖人二印又有葉豹文葉國華二印許跋下有丹臣
印又有歸高陽葉氏印卷首有葉氏葵竹堂藏書印卷末有
楊印南陽閨秀二印蓋葉文莊公舊藏也鱣記此五硯樓書
也因舊鈔檢得之不令隨他書去卷端題劉子卷下又有無
一至無十字號其爲藏本出無疑惜五硯主人在日未取藏
本勘之爲一恨事而藏本早售去茲無從借校又一恨矣我
友周丈香巖家多祕書向假得活字本校如右其朱墨兩筆
舊校者多合余前校活字本是者存之非者不贅焉讀是書
者以舊鈔爲主活字參之可耳嘉慶庚午五月一日校畢時

在支硎道中復翁此書世鮮刻本惟程榮漢魏叢書本有之然脫誤甚多不可據也是舊鈔以他書道藏本證之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其自藏本出無疑不知何故正文與注或錯出或訛舛舊校而外又賴活字本校正無算可知書非宋刻可據者十不一二也余向從萃古齋見一小匡子細字本主人云是宋刻惜亦不全後聞爲陽湖孫伯淵售去當致書山左向彼借校一破羣疑讀書在廣見博聞余謂藏書之道亦然藏而能讀非見聞廣博不足以奏其功焉庚午五月十三燒燭重檢復翁又記劉子十卷隋書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作劉晝孔昭撰直齋引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略云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

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及孝標梁書南史俱無
明文且當時崇佛而是書末篇歸心道教故道藏收之太公
部無字號中其非勰及孝標之書明甚又是書激通篇傅班
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又安得謂劉歆作乎惟北齊書
儒林傳云劉晝字孔昭渤海昇城人少孤貧愛學恣意披覽
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譏高才不遇傳三篇又頻上書言亦
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
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傳雖不云有此
書然於書中大意相合或疑袁孝政所作非也然孝政之注
雖不能備詳典故亦不可少自明以來刊本注甚無幾而本
文脫誤竟不可讀吳中袁氏五硯樓向得舊鈔本藍格緜紙

尙是明中葉時人從道藏本錄出又周氏香巖家藏活字本亦係明時舊本黃君堯圃旣得袁氏所藏舊鈔本乃假周氏活字本校於其上余復屬堯圃以厚價雇人摹鈔活字本以歸而以舊鈔本校之夫而後劉書袁注差覺完善可觀而世間通行程榮何允中等刻俱堪廢矣活字本第八卷中原缺一葉余手錄補入而并錄堯圃二跋於後至所校活字本題誤者朱書於旁或兩可者則標於上嗟乎聚書固難校書亦復非易蓋惟深歷此中甘苦者知之耳嘉慶十五年秋郭海陳鱣記

文公家禮

敬業堂文集跋元板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後云虞道園云朱

子使門人輯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
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鑷括時未
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復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
者蓋以補其闕云按楊復字志仁一字省齋秦溪人宋史藝
文志有楊復儀禮圖解十七卷續文獻通考所載又有儀禮
圖十四帙家禮雜說附注二卷家禮乃信齋所自注而儀禮
圖及經傳通解則與黃勉齋諸公相繼共成之者也余家舊
有宋刻儀禮圖今又購得纂圖集注家禮凡十卷刻板卷首
楊氏附注後又有復軒劉垓孫增注楊稱門人而劉稱後學
則此本已非楊氏原書然校諸俗下所傳本其儀節詳畧率
多異同圖式亦不合俗本乃明邱瓊山以己意參酌編次者

并失劉氏之舊矣又按原刻序文乃朱子親筆後來翻刻既多或致失真今以全集考之不同者凡七處常體二字集作禮舉其契二字集作要體要體二字疑翻刻之訛當從集至用於貧窶集訛用作困務本之務集訛作敦崇化之崇集亦訛作敦又不可以一日不字之上少亦字究觀古今集少究字此則當依刻本而增加改正者也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窗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樓上鑿鑿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

履聲闐闐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
剩買官醅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
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曾踏連雲棧海道
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須摩泰和羅鶴
應菴隨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
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鍊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見
棗林外索

寶祐四年會天厯

寶祐四年會天厯影宋精鈔本凡二十七葉後有列銜

寶祐三年十月

日保章堯同知贊襄壽養壽慈鍾鼐荆執禮

靈臺郎充同知算造楊旂

靈臺郎兼主簿測驗渾儀刻漏所相師堯

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 玉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李輔卿

嘉定錢竹汀宮詹跋云宋寶祐會天厯予訪之五十年今春
始于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爲
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
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
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
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覯之事田家不諳推步
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爲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

東記四

主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朱因之元授時以
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時人子弟遂不知六日
七分爲何語矣崑山徐相國朱槧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
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間希有之物其書元
鳥爲馵鳥姤爲遇恆爲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
三字當爲禾乃登之譌嘉定錢大昕跋又瞿木夫參軍 中溶
跋云右宋寶祐四年會天厯一冊予友李君尙之從吳氏鈔
本傳錄計二十七葉每葉十六行字數大小不齊首葉標題
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會天萬年具注厯後列太歲幹支納音
總計一歲之日歲德合取土修造大將軍太陰歲破歲殺黃
幡豹尾及年九宮各月大小次葉首題太史局後云先準中

書省劄子奉聖旨二十四氣氣應時令卽造具單狀於厯日前連粘頒賜施行今據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等依會天厯推算到丙辰歲氣節加時辰刻頒賜具如後云云後列二十四氣各注時刻末云右謹具呈寶祐三年十月日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厯書鄧宗文成永祥李輔卿以後逐月開列每月之前首題月之大小及九宮月建小注六行紀此月之節并天道宜向等語與明之大統厯略同惟以月令二十七候散注後各日之下爲少異耳每行大率分爲七截首列逐日干支納音建除二十八宿旁注帝后大忌及長短星次注二十四氣四正卦爻弦望減沒社伏臘沐浴上朔除手足甲爪次注七十二候公辟侯大夫卿卦土王用事次注吉

凶神宜忌之事次注晝夜及日出入時刻次注人神所在旁
注血忌血支次注日遊神所在標題所謂具注是也冊尾別
有一葉首二行云右件人神所在及血忌血支不可鍼灸出
血日遊在房內產婦不宜於方位上安牀帳及埽舍皆凶後
題年月日同前又銜名云保章正充同知算造兼主管文德
殿鍾鼓院判執禮靈臺郎充同知算造楊旂靈臺郎下缺兼
數字
主管測驗渾儀刻漏所相師堯煥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
玉又後列鄧宗文李輔卿銜名如前案漢儒多用卦氣爲占
驗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見於易緯稽覽圖
以坎離震兌主二至二分爲四正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
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見是類謀孟喜章句卦氣圖及京房

以卦爻配朞之說皆本之卦氣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周旋
用事見乾鑿度又以月令分主五日一候見通卦驗其著於
歷也竝見於後魏之正光歷

詳魏書律歷志

又以候卦分內外內卦

主中氣末候外卦主節氣初候則始於唐開元中僧一行之
大衍歷推土王用事及滅沒之法劉昭後漢書律歷志已有
之一行大衍歷略例云古以中氣所益之日爲沒沒分借盡
者爲滅開元歷以中分所盈爲沒朔分所虛爲滅此皆宋歷
承用古法之大較也元授時歷今不獲見明大統歷大率本
之授時而竝行刪去可知歷書至元而一變矣是書所載吉
凶神殺今選擇家多用之惟除手足甲爪之日不傳閱此書
亦無從尋其義例予以所藏洪武九年欽頒選擇歷書對之

宋歷有而洪武書無者凶神之五盜也過此日不宜出行其例正月起丑逆行十二辰與天賊同亦見宋刻三歷撮要又五月己酉平日下有五道攷三歷撮要亦僅一見於出行吉日下云不犯往亡五道不歸大吉道盜音同未知卽盜之誤否其宋歷無而洪武書有者吉神之除神也除神乃申酉二日與凶神五離同其名異而實同者宋歷之大明卽洪武書之上吉又宋歷明堂作丙堂河魁作天魁玉宇作玉堂玉堂之稱或後人嫌與玉堂黃道相混而改至明堂河魁俱係古名而此獨異則未審其故矣又寅中己亥爲王日卯午子酉爲官日後人有互易之者酉子卯午爲守日辰未戌丑爲牢日邵泰衢作歷神原始謂其字訛而亦互易之今檢宋歷悉

同可知術家相沿如是術家謂上朔日陽年以年干加寅順數至亥陰年以年干加丑順數至巳與魏書所載推算得之者不同宋史律厯志嘉泰元年臣僚言比厯書一日之間吉凶竝出異端竝用如土鬼暗金元之類六甲土鬼直日及暗金殺上元下元並見三律則添注於凶神之上猶可也而其首則揭九良之名其末則出九曜吉凶之法勘昏行嫁之法至於周公出行一百二十歲宮宿圖凡閭閻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之道願削不經之論從之今查土鬼等皆不見於此書而每日著吉神卽不著凶神著凶神卽不著吉神可知此嘉泰政定之制其先則不盡然也卷首止列太歲等九神及九宮竝無年神方位奏書博士各神幾日得辛幾龍治水云云此類疑

皆授時歷所剏也所注帝后大忌以晁伯咎歷代紀年證之多合而于十月二十日缺太祖正月八日缺英宗恐是鈔胥誤脫耳卦名恆作常邁作遇月令元鳥之元作乙雉雉之雉作鳴獸旦之旦作鳥神殺元武作真武敬安作恭安皆避其本朝名諱同音之字鶻旦新唐書宋史竝作鶻鳥曩見宋刻書亶字有作从亶从旦者未解其故近檢歷代紀年及本紀知欽宗初賜名亶後改烜又改桓而後蕃疑冰釋因讀此書牽連及之李輔卿此書首尾兩見而宋史作李德卿恐史之誤也會天歷史缺其法尙之精於算學得是書而推衍之可以補正史之缺不誠快事歟木夫瞿中溶跋

兩漢精華

東萊呂氏兩漢菁華廿八卷影宋本精鈔曝書亭故物也竹垞老人手跋云呂成公兩漢菁華二十八卷語簡而味長學者之津筏也於范史論不及志蓋蔚宗書原未有志自孫宣公判國子監以司馬彪續漢書志八篇混入范史中後人不復置辨讀此乃知成公史學之精審也康熙庚辰八月晦前三日竹垞彝尊跋于紅藥山房時年七十有二

九成宮醴泉銘

大瓢偶筆云宋搨肥而未剔本甚瘦余初疑其出兩石近稼堂爲余言字本肥搨久石摩則筆畫僅存自然細瘦非兩石也其說良是又碑陰有宋元豐五年壬戌張觀元豐庚申王璞張玟鄭琳等題名不識稼堂見之否

朱淑真詩集

新註朱淑真斷腸詩集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題錢塘鄭元佐

註首有宋通判平江軍事魏仲恭撰序 嘗聞摘辭麗句固

非女子之事問有天資秀發性靈鍾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

之所不如雖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葉夫人詩話孟蜀花葉

夫人善詩凡三十餘篇大槩似王建宮詞近時之李易安尤顯顯著名者宋易安居

士有樂府集各有宮詞樂府行乎世然所謂膾炙者可一二數豈

能皆佳也比往武林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

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

能及避齋閑覽謂韓偓編香奩集偓富於未嘗不一唱而三

歎也禮記一唱三歎而禮記一唱三歎蚤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左成十一

年已不能庇其乃嫁爲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

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古漢宮春詞爭似我隨時臨風對月暢飲更高

歌觸目傷懷皆寓於詩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音子列

伯牙死以爲世無足知音者悵悵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東坡詩全句又瑞鶴

仙詞恨佳人命薄似春雲無定楊花飄泊豈止顏色如花命如葉耶古詞須信顏

秋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

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弔杜詠懷述古詩獨留青塚向黃昏注昭君

死單于葬之城中并其詩爲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

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

之唐王勃援筆成篇聊以慰其芳魂於九泉寂寞之濱未爲不遇也

如其敘述始末自有臨安王唐佐爲之傳姑書其大槩爲別

引云乃名其詩爲斷腸集

杜子美詩梅花
滿枝空斷腸

後有好事君子當

知予言之不妄也

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

闕下

誠齋集

楊誠齋集世行本八十卷或一百二十卷者皆非完書先君子向曾疑之以不得善本一校爲憾余近見朱氏賓王汪氏秀峯各家所藏俱一百三十三卷始知插架舊本卷帙前後頗多錯亂甚至以一卷分而爲二者亦有以兩卷併而爲一者妄行增損欲謂之無心之誤可乎余重加編次闕者補之宜分宜併者悉以朱氏本爲據於是始無遺憾矣讀公贈誥有文規姚姒蓋一百三十卷之多詩到陰何積四千二百首之富云云則是集在公子長孺付梓時已釐定一百三十三

卷之數矣然舊序闕如兩本同之賓王取宋史本傳以冠簡
端其汲古之勤可以槩見所惜字句行款均不免有脫漏之
譏安得宋槧落手中焚香細讀一洗老眼蒙翳歟乾隆乙酉
重九後十日甌亭吳城記老眼昏花頗以勘書爲苦是集補
錄之後予友童君巨川復加校正落葉盡掃快何如之城又
記文獻通考江湖荆溪南海俱自有序而集中江西道院及
朝天續集二序見焉通考題一百三十三卷內闕書目同豈
別有一本與此本終詩話完本也康熙戊戌清和晦日繡谷
焯記

案宋端平元年羅茂良
校刊本十行十六字

東湖叢記卷四終